# 嫁汉

来源：网络 作者：风吟鸟唱 更新时间：2024-08-13

*嫁汉（一）三十年代末，华北平原一个偏僻的小村。一座矮矮的小土房顶上，长满了深秋特有的白里泛黄的杂草，足有一尺多高。门框和窗户周围的外墙皮上，已有一片片泥巴剥落的痕迹。门框两侧房檐下，挂着两串通红通红的小尖儿辣椒。西屋的土炕上。正中间摆着一张...*

嫁汉

（一）

三十年代末，华北平原一个偏僻的小村。

一座矮矮的小土房顶上，长满了深秋特有的白里泛黄的杂草，足有一尺多高。门框和窗户周围的外墙皮上，已有一片片泥巴剥落的痕迹。门框两侧房檐下，挂着两串通红通红的小尖儿辣椒。

西屋的土炕上。正中间摆着一张不大的四方桌，上面放着几头拨了外皮的大蒜。炕头上，来弟妈倚着墙角的被摞，不时地隔着窗户朝外看一眼，其实隔着又旧又黄的窗户纸，根本看不见什么。张老爹背对着窗户后背倚着土窗台坐在正座，一条腿盘着，另一条腿弯曲后脚踩在炕上，手上拿着烟袋胳膊正好放在竖起的膝盖上，屋子里弥漫着土烟味儿。

院子里，来弟正捋起袖子弯下腰，掀开东墙角的一个小咸菜缸，捞出一个已经淹成酱色的芥菜疙瘩，盖上盖子进了屋，用菜刀利落的在咸菜上划了几刀放到小碗里，端进西屋放在桌子上，冲着娘：“娘，弟弟咋还没收工？”。娘又把头转向窗外，顺便看着吸烟的老伴，又像是自言自语：是啊，都蚂蚱眼了（北方农村的土语，意思指天黑了），咋还不回来呢。张老爹把吸完的烟灰用力磕了磕。来弟，这个张家长相最出色、心最灵手最巧的三姑娘，赶紧又续上一锅儿帮爹点上。

来弟的相貌身段别说在张家，就是在整个洼子屯也是数一数二的。一件红底小白花儿的夹袄，怎么也掩盖不住少女的丰满。一双不大不小略显细长的眼睛，薄薄的眼皮长长的睫毛，既秀气又灵气，更有天公作美不大不小的美人痣，安放在两道柳叶眉的正中间。最近这些日子，一看到婶子大娘来串门，总感觉和爹娘在背后嘀咕什么，来弟就敏感的红了脸躲回自己的东屋。

这时，院子里传来撂铁锹的声音。来弟忙到外间屋，拽下毛巾端着水盆，放在门口外一个木墩上：“小弟，累了吧，赶紧洗手吃饭吧”。

西屋的炕上。来弟坐在一个高高的马匝上（华北一带常用的凳子），两腿间夹着一个大夹板（衲鞋底用的），左手拿着一把锥子正使劲儿地扎着鞋底儿，右手捏着纫有线绳的大针，时不时的把鞋底从夹板上取下，仔细端详针脚的稀疏。

院子里，来弟娘蹲在鸡窝口，一只一只地用手摸着鸡屁股，嘴里一边叨叨着：光吃食不下蛋！这时院子里大门吱的一声，进来一个年轻妇女，脑后盘着一个低低的发鬏，领着一个约莫四五岁的小女孩。来弟娘回过头喊了一声：“来弟，你二姐来了！”喊着就站起身迎了过来。屋里的三姑娘急忙跳下炕兴奋地奔出来，伸手去接二姐胳膊上的包袱，二姐“哎呦”一声，来弟这才仔细看了看二姐的脸，眼睛红肿，额头右边一块儿葡萄大小的伤疤已经结茄，来弟忙去捋姐的衣袖，二姐忙把胳膊藏到背后，“姐，咋啦，姐夫又打你了？”来弟娘一边接过外甥女，一边叨叨：这个挨千刀的，就欺负二丫儿老实！走，咱进屋说去。娘儿几个往屋里走，来弟跟在最后边，眼睛里又一次流露出对婚姻的惧怕和惊恐。

进入冬天以来的第一场雪虽然不是很大，整个村子也已经是白皑皑的了。吃过早饭，雪虽然小了许多，还在零落的飘着。院子里，来弟扫着雪。前院的三婶子一推大门进了院子。来弟抬起头：“三婶子来了，我娘在屋里。”三婶“嗳”了一声，快进外间屋门口时，笑眯眯的回过头看了一眼，来弟虽然没有抬头，但用眼角的余光已经感觉到了。不一会儿，爹和三婶子一块儿出去了。

晚饭后，小弟串门去了。收拾完饭桌，来弟把烟袋装满给爹递过去，刚要转身回自己的东屋，张老爹说话了：“我说老三，别忙着走，我和你娘有话说。”来弟知道，爹一开口，八成不是小事，心理顿时怦怦的，似乎知道爹要说的话。来弟转回身，装着没事的样子：“爹，啥事？”“老三，你先坐下。”娘一边说着一边顺手把炕头边的鸡毛掸子拿到一边，拍了拍炕沿儿。来弟坐下，屋里很静，费力的咽了口唾沫，低下头。爹使劲抽了几口，吐出一大口烟雾，又喘了一口大气：“老三，你知道，我和你娘最疼的就是你，为了你的婚事，我和你娘整宿的睡不着觉，生怕跟你那俩个姐姐一样受罪，这不，今儿个头晌，我跟你三婶子去了趟南关村，”老爹又吸了几口，嗑了嗑烟灰接着说“人家在明处，我在暗地里，总算是见着那头儿的人了，长的挺周正，不拐不瘸，就是不知道脾气秉性啥样。不过，这已经是破例了，这事要是媒婆知道了就不好了，以后的日子就听天由命吧。”来弟的脑袋嗡嗡做响，只听见那句“挺周正”，还没等她回过神，娘开口了：“三丫，你好歹言语声啊？”来弟这才一个愣怔低下头，半天才挤出几个字：“娘和爹看着办吧。”“那好，这事儿我看咱也别往后拖了，选个好日子把事儿办了。行了你回屋去吧。”爹终于把话都说完了。

一场雪映的夜晚很亮。东屋里，来弟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。

话外音：被姐姐们不幸婚姻吓怕了的张家三姑娘，这一夜失眠了。从小到大，听说过的见过的、自己家的别人家的，许多许多不幸家庭的事，一股脑全都涌了出来。黑暗中，一遍一遍地想象着，那个男人如何的周正，身板如何的的结实，自己怎样给婆婆洗脚，又是怎样服侍自己的男人，怎样被婆婆漫骂，怎样被男人一脚踹倒…，二姐额头的伤疤在眼前晃来晃去，就这样，她整整想象了一个晚上。

来弟住的东屋里。装扮一新的新娘坐在炕沿，眼里透出的不只是离愁还有一股子暗淡。

南关村。柱子家大门外停着一辆马车。车上，用芦苇席围成一个拱形，前面挂着红布帘，两侧的席子上各贴着大红双喜字。

晚上。洞房里。

来弟盘腿坐在炕上。一撩门帘，婆婆端着一碗热面汤进来了：“闺女，饿了一天了，喝碗面汤暖暖身子。”哆嗦了一整天的来弟

赶紧下了炕，“娘，我不饿。”“吃吧，折腾一天了。哪有不饿的？”说着婆婆把面汤递到来弟的手上，转身出去了，一边说：“柱子，没人来了，把大门插上去。”“嗳”。来弟听到这粗粗的一声，手一哆嗦，差点把碗里的面汤撒出来，急忙放在地下靠北墙的一张旧桌子上。听到院子里关大门声，又听见外间屋的关门声，同时又传来：“娘，你也累了一天了，早点儿歇着吧。”听着话音一撩门帘进来一个人。来弟没敢抬头，站在炕边惊恐的低着头。柱子端起面汤递到来弟面前：“喝吧，一会儿凉了。”来弟犹豫着，“来，坐下，慢儿慢儿吃。”说着，一只手端着碗，一只手拿起来弟的手。来弟眼里的惊恐散去了许多，她还是没敢抬头地吃着，脑子里乱极了，她甚至不知道他啥时候出去的，直到碗里的面汤没有了，他又从外间屋进来的时候，来弟这才回过神来。她慌忙站起身，端着碗低着头刚要朝外走，被人挡住了去路，一只有力的大手把碗接过端了出去，来弟正慌乱间，柱子端着盆进来了，弯腰放在地下，抬起头兴奋的看着她低垂的头：“累了吧，泡泡脚吧。”来弟的脸刷得一下子红了，多日来的惧怕与惊恐荡然无存，这会儿她是真的乱了阵脚，长这么大她从没有听说过，男人还可以给女人打洗脚水，她最终鼓足了勇气，终于抬起头。瞬间，她看到了这个叫柱子的男人，这哪里只是周正，高高的个子，挺拔的鼻梁，浓眉大眼的。来弟心里刚刚涌出的那点胆量，顷刻间又消失了，羞涩地低下头：“你先洗吧。”柱子微微一笑：“还是你先洗吧，你不知道脏水往哪儿倒。”来弟还是不好意思地站在那儿，自己那双只裹了几天的大脚向后退了退。僵持了一会儿，柱子把来弟拉到炕边坐下，伸手就给她脱鞋子，她慌乱的把脚伸到一边，柱子抬起头看了媳妇一眼，顿时被她那娇美的容貌惊呆了，被她那满脸的红云陶醉了，他又用力扳过她的双脚，这次，来弟再想抽回双脚已经是不可能的了。

天刚放亮。来弟躺在炕上，朦胧中听到外间屋有响动，赶忙下意识地坐起来。自己旁边的被子空了，脸“腾”的一下子红了，忙穿好衣服来到外间屋。婆婆正在锅台边熬粥，被烟雾呛的不停的咳嗦，来弟忙说：“娘，我来吧。”这时柱子挑着水进了屋，水桶一落地，来弟麻利地转过身把扁担钩子摘下来，柱子提起水桶紧走几步把水倒进水缸里，然后又挑着水桶出去了。

饭桌上。来弟低着头不好意思地喝着稀粥。柱子拿过一个紫红的高粱饼子递到媳妇眼前：“给，吃吧。”来弟接过来递到婆婆面前：“娘，您老多吃点儿。”婆婆接过饼子掰成两半，递给来弟一半说：“人们都说‘多年的媳妇熬成婆’，我们娘儿俩儿总算熬到了今天，娶个媳妇不容易，看的出来，你是个好闺女，咱家没有那些规矩，有的时候咱就一块吃，没有了咱就一块饿着，来，吃吧。”来弟感激的看了婆婆一眼，又瞅了柱子一眼，这些天甚至这些年来积攒的恐惧彻底散尽，脸上终于绽出别人难以察觉的微笑来。

洼子村老张家。

天刚刚微亮。来弟娘躺在火炕上，睁开惺忪的睡眼，推了一把睡在旁边的老伴，：“哎？醒醒，今儿个三天了，还不快接你老闺女去？”张老爹用右手背揉了揉眼，打了个哈欠，坐起身来。

南关村柱子家。

柱子娘屋里。张老爹坐在地下一个方凳子上。身后的长条案桌足有

六、七尺长，被两端的两个木箱子支撑着。案桌上放着一碗冒热气的水。手里没有了大烟袋，感觉很不自在。来弟坐在炕沿上。柱子站在门口来弟的旁边。坐在炕头的婆婆冲着柱子：“柱子，上你三叔家要点儿烟叶去！”“哎”柱子应着转身撩起门帘要朝外走，老爹急忙站了起来：“不用了不用了，我们爷儿俩儿一会儿就走了。”柱子娘：“不急不急，等吃了晌午饭再走。”老爹瞅了闺女一眼：“真的不用了，我们这就走。”来弟也站起来：“娘，我跟爹回去了。”婆婆赶紧从火炕上下了地。

柱子家大门口外。小毛驴车上铺着草席，席上铺了一床旧花褥子。张老爹手里拿着鞭子回过头来，冲着柱子娘儿俩儿：“他婶子，你们进屋吧。”转过身又冲着来弟：“上车，咱走了。”这时，柱子忙向前走了俩步，扶着来弟的胳膊，来弟一抬腿上了车坐在褥子上，把胳膊上挎的小包袱放在盘着的腿上。柱子一边用手抻着本来很平整的褥子，一边把头挨近媳妇，小声地问：“啥时候接你去？”“啥时都行。”俩个

1

本文档由站牛网zhann.net收集整理，更多优质范文文档请移步zhann.net站内查找